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明珠緣
第十七回 涿州城大奸染癘 泰山廟小道憐貧

詩曰：樂事從來不可常，莫教事後始商量。

錢財散去湯澆雪，時運低來虎化羊。

爽口物多終作疾，快心事過定生殃。

咬釘嚼鐵錚錚漢，到此聞知也斷腸。

話說東院火起，驚動了東廠緝事的人，將龜子鎖去。眾人撲滅了火，忙將丹爐拆去，在灰裡尋出母銀來看時，都是黑的，毫無光彩，如煤炭樣，敲時，應手而碎。原來他是用的瘦銀法，把真魂都提去，畝下些糟粕來。先那珠兒，就是銀子的精華，總被他提盡，放起火來，從鬧處走了。二人悔恨不已。正是：

九轉金丹可救貧，癡人遂耳起貪心。

他今果有神仙術，不自焚修肯授人？

進忠料得事體不好，把行李丟下，趁月下躲到李永貞家來。永貞起來相見，笑道：「我從未見嫖客半夜出來。」進忠道：「不好說得，又弄出件事來了。」永貞道：「甚麼事？」進忠一一告訴他。永貞道：「這事卻有些費事哩！禁城內失火，就該個杖罪，再有這件事，就要問軍哩！到有些纏手哩！」想了一會道：「有了，你只躲在我家，不可出去，就有人知道你在此，也不敢來拿你。」進忠道：「我去把行李發來。」永貞道：「你去不得了，你一去，他就不放你了。等消停些時我著人去取罷。」遂領他到後面一個小書房裡坐下，吩咐家人道：「拿水來與魏爺洗浴，你去把緝捕上的人叫個來。」小廝去了一會，叫了個人來。永貞出來問道：「何處失火？」緝捕道：「東院劉家。」永貞道：「可曾報廠哩？若沒有報時就瞞了罷。」緝捕道：「瞞不得了。纔拿了龜子去做了一繩，已招出是兩個嫖客燒丹失了火的，人都知道了。」永貞道：「既如此，須速去拿住人，莫放走了。」那人應聲而去。

到天明時，永貞進廠打聽了回來，對進忠道：「龜子已招出你二人來了，水客人已拿去問過，收了監，正在外頭拿你哩！素馨等已召保在外。哥哥只是莫出去，包你無事。」

過了數日，廠裡已將水客人擬定軍罪，申法司。水客人買上囑下，正是錢可通神，題准捐贖，納了七千擔米，便釋放出來。坐了兩個月監，將萬金資本都花為烏有，只落得罄身人回去。龜子政罰放去。進忠因未拿到，出了廣緝批文在外，完結了事。

進忠又過了些時纔敢出頭，便來院中發行李。到了廳上坐下，半日總不見有人出來。只得走到裡面。媽兒看見道：「好人呀！弄出事來你就躲了，帶累我家打板子、花錢。」進忠道：「如今都不必說了，媽娘好麼？」媽兒道：「不在家，陪酒去了。」進忠道：「我在他房裡走走，我還有行李在此。」媽兒道：「不必進去，我叫人取來還你。」進忠心內好生不快，竟向裡走。媽兒攔他不住，直走到房門首，只見素娟陪著個秀纔坐道。進忠道：「我特來看你的，為何回我不在家？」素娟道：「你前日不躲我，我今日也不躲你！」說畢把臉轉向別處，不睬他。進忠忍著氣問道：「我的行李在那裡？」素娟道：「在那裡不是。」遂叫丫頭搬了出來，亂掠在地下。進忠取出鑰匙來，開了箱子看時，衣服散亂，銀子一封也沒有了。進忠道：「我的銀子那裡去了？」素娟道：「你銀子在那裡的？有多少？」進忠道：「在這箱子裡的，六百兩又八□四兩。」素娟道：「虧你不羞，你交與誰的？既有銀子，你當日不為不發去，還放心丟在人家，過兩三個月，你把誰看見的。」進忠氣得暴躁道：「你偷了我銀子還賴哩！」素娟劈面啐道：「沒廉恥的！來賴人，反說人賴你的銀子。」進忠氣狠狠的要打他，又怕做出周逢春的故事來，只得忍住了。素娟越發惡言穢語的亂罵，進忠氣不過，打了他一掌，媽兒同素娟大喊：「你同光棍來我家燒甚麼丹，做假銀子把我屋都燒了。你逃走了，我為你打了兩三個月官事，花了許多銀子。如今事平了，你反來賴我，同你到官堂上還你銀子。」二人扯住進忠碰頭亂罵。那秀纔忙出來勸住，把媽兒並素娟拉開，說道：「這事是老兄欠些禮，你當日若將銀子交點與他，他卻說不得不還你；當日既未交與他，如何問他要？就是真有這宗銀子，如今也說不得了。天下豈有將銀子放在人家嫖的禮。老兄請回罷，炒鬧出去，反要被子弟們笑。」進忠被他說得啞口無言，只得歎口氣，叫人把行李搬到永貞家來，坐下來都氣呆了，午飯也沒有吃。

將晚，永貞回來，見了進忠，問道：「哥哥為何著惱？」進忠道：「再莫說起，可恨劉家那淫婦把我銀子偷去，反軒罵我，明日到城上告他去。」永貞道：「不可。他們娼家行徑總是如此，也不知害過多少人，何在乎你一個。你原不該把銀子放在他家，告也無用。況現出了批緝你哩，你若去告他，反要題起舊事來，那時到不妙了。不如省些事罷。」進忠想了想，也知無益，也只得歇了。情緒昏昏，未晚便睡了。想道：「這也是我不聽好人之言，至有今日。當日奔子原勸我安居樂業，我不聽他，要出來，如今將千金資本都費盡了，只落得一身落泊，要回去，有何面目見他？」翻來覆去，睡不安枕。此時正是晚秋天氣，但見一簾細雨，四壁蛩聲，好生淒慘的景況。正是：

尋尋覓覓，冷冷清清，淒淒慘慘戚戚。正直授衣時節，歸期未必。排悶全憑一醉，酒醒後、愁來更急，雁過也，正傷心，卻是舊時相識。

滿地黃花堆積，憔悴損，如今有誰共摘。擁著衾兒，獨自怎生將息。梧桐更兼細雨，到黃昏、點點滴滴。這次第，怎一個愁兒了得。

進忠惱悶了一夜，次日來辭永貞要回去。永貞道：「我也不好久畜哥哥，只是我此刻囊中羞澀，哥哥再寬住幾日，等我看廠裡有甚事，尋個好頭兒照顧哥哥，得兩百金做盤費，再去何如？」進忠只得住下。永貞買了些綢緞代他做冬衣，見他終日愁悶，又去尋幾個相好的，陪他到廟上各處消遣。進忠原是個曠達的人，遂又丟下心來。

一日，閒遊了一會，回來吃午飯，敲門，丫頭開了門進去，再不見他出來。等了半日，也不見拿飯出來。進忠心內惱悶起來，就睡在椅子上。午後，永貞回來道：「哥哥何以獨睡？」進忠道：「回來餓了，不覺睡去。」永貞忙家去對奄婦道：「哥哥還未有吃飯哩！」他奔子道：「正吃飯時，他出去了，叫人撐前伺後的，那有這閒人來伏侍他？若等不得，不會往別處吃去。」永貞嚷道：「胡話！亂說！他是我哥哥，就是個外人，也不可怠慢。」奄子道：「是親不是親也來作家公，我來時也沒有聽見有個甚麼哥哥，半路上從那裡來的？他有錢時就認不得兄弟，如今沒錢就來我家等飯吃了，我沒這些閒飯養人。」他兩口兒吵鬧起來。

原來這內室逼近書房，一句句都被進忠聽見，心中焦躁起來，道：「罷了！我魏進忠也是個男子漢，千金都揮盡了，卻來寄食於人，去罷。」忙將行李收拾起來，背上就往外走。永貞知道，急忙出來，一把扯住道：「哥哥往那裡去？」進忠道：「久住令人厭，去之為是。」永貞道：「哥哥，你我是何人，不要聽那不賢之婦的胡言，我陪哥哥的禮。」進忠道：「終無不散的筵席，連日多擾，兄弟莫怪。」永貞料他決不能畝，飛奔家中，取了三□兩銀子，趕出來，揣在進忠袖內道：「我本意要畜哥哥多住一日，多湊點盤纏你回去；既然哥哥見怪，決於要行，這些須之物哥哥笑納罷。只是未得盡情為恨！如今哥哥到何處去？」進忠道：「先到寶坻看看姨娘，順路南去。」永貞道：「見姨娘代我請安，便中務須捎個信來。」二人同行到哈囉門外酒館中餞別，進忠終是鬱鬱不樂。酒罷，二人灑淚而別。正是：

高館張燈酒半醒，臨歧執手惜離群。

只因花底鶯聲巧，至使天邊雁影分。

進忠別了永貞，尋個客店安下。次早復進城買了些禮物，雇到寶坻的牲口。纔出城，只見一簇花子懸住個出京小官兒的家眷討錢，被那不知事的家人打了他，他們便一窩蜂聚起有三四五百人，齊來亂打亂嚷，將女眷們的衣服都扯壞了。直鬧到日中，亂搶東西，只等散了幾串錢纔散。進忠纔得上路，趕到旅店，已是日落。卸下行囊，再摸袖內銀包，已不見了，左摸右摸都沒有，只見袖

底有一個小洞，五六層衣服總透了，原來被爬手剪去。細想道：「是了，就是從花子鬧時剪去的。幸得買東西剩下的兩許散碎銀子還紮在汗巾內，未曾拿去。」心中好生煩惱，熬煎了一夜。

次日清晨打發了房飯錢，上了牲口趕路。將晚到了寶坻，趕到石林莊。到了莊上，打發牲口去了。通過名姓，少頃，走出一個小官來。迎接到廳上見禮。茶畢，敘起來，原來是他姨娘之子。請進忠入內，陳氏出來相見，問了一番。陳氏道：「自別了姨娘，日日望信，總不見來，還指望再得相會，不覺別了五六六年，今見官人，甚是傷心。」說著不覺淚下。進忠道：「當日我們去時，表弟還未生哩。」陳氏道：「生他那年，公公就去世了。次年他父親也亡故了。月兒又嫁了遠去。我又多病，家裡事無人照管，也比不得當日了。」進忠道：「月姐可曾家來？」陳氏道：「今年三月來家，住到八月纔去的。昨有人來說，已養了個兒子了。他說你在他家住了許多時，說你進京去了，就要來看我哩！哄我終日望你，怎麼到此時纔來？」進忠道：「因在京有事，擔擱至今。」少頃，丫頭擺上酒來，三人共酌。飲畢，送他到前面房裡安歇。進忠暗恨七官道：「我待他不薄，他如何誤我大事？月姐來家，就不捎個信與我。我若早來，還有許多快樂，也不至費去這宗銀子，也不至受那惡婦的氣！」心中悔恨不已。這正是：

自恨尋春去較遲，不須惆悵惜芳時。

繁英落盡深紅色，綠樹成蔭子滿枝。

次日，到莊前莊後閒步，莊上還有認得的，都來相見。只見莊上的光景蕭條，頗不似舊，田也荒得多了，樹木也凋零了，房屋也多倒塌了，羊欄內只好有三五百隻羊了，牧童只有一個是舊人。又走到當日結義處看看，與牧童對坐話舊，不覺淒然淚下。想起當日劉、李以關、張自許，劉不知刻下何如，永貞雖稍稍得意，又遭那惡婦，致我不能久住，可見人心不古。悶悶而回。

無奈一冬兩雪連綿，不能起身，直至臘月下旬方止。陳氏堅奮住進忠過了年去。除夕在裡面守了歲，出來睡覺，想起去年今日同月姐行樂，如今他那裡知道我在這裡淒涼，只好了七官快活。思想了一會，昏昏睡去。夢到家中，如玉接著，夫奄歡樂，拜見過丈母。如玉道：「你去後，我生了個兒子。」叫乳母抱來看時，如粉妝玉琢的一般，進忠抱著甚是歡喜。頑耍一會，乳母抱去。二人上床就寢，百般恩愛，共訴離情。正自綢繆，忽聽得一聲雞鳴驚醒，依舊是孤衾獨抱。昏沉了一會。正是：

江海飄零，風塵流落，恨天涯一身蕭索。昨宴除夕，夢到家園行樂。最傷心，遮莫鄰雞驚夢覺。○載難逢知己友，三年到與身心卻。向深林、且聽子規啼，歸去著。

進忠定了片刻，想道：「我雖費了丈母麥價，家中尚有千金可償，我奔子是個賢慧的，諒不怪我，不如回去罷。」一念鄉心，收煞不住，只得勉強起來，賀了各處的節，飲了兩三日春酒，捱過了初三，定要起身。陳氏苦勸不住，送了他兩盤費。新年沒長行牲口，只得短盤到涿州再處。

別了姨娘，不日到了涿州。天晚了，客店俱滿，直到路盡頭一家，兩間小店尚空，只得打發了牲口，去卸行李安下。店中只得老夫奔兩個。進忠是辛苦了的人，一覺睡去，到半夜時被狗叫驚醒了。聽得房內有響動，猛睜開眼，見壁上透進亮來，即忙爬起來看時，見後壁上一個大洞，原來是籬笆被賊巴開。再看行李、衣服盡無，只丟下一件綿襖、一條被。忙敲起火來照時，褲子落在地下，只得拿起來穿了，坐待天明，心中好生氣苦。絲毫盤費俱無，如何是好！便尋店家炒鬧，要喊官。鄰居皆來勸阻，有那解事的道：「老兄，你看他這兩個老朽，已是與鬼為鄰的人，就送到官，也不能夾打他。萬一逼出事來，反為不美。不如且住在他店裡，叫他供給你，速去訪到賊再處。」進忠也沒奈何，只得住下來，好生愁悶。自出世以來，從沒有受過這樣苦，雖經過幾場大難，卻也沒有吃著苦，這逐日的粗糲之食，何曾吃過，那能下嚥？

不覺過了數日，釀出一場大病來，渾身發熱，遍體酸疼，筋都縮起來難伸，日夜叫喊。有半個月，忽發出一身惡瘡來，沒得吃，只得把被當出錢來盤攪。過了幾日，瘡總破了，濃血淋漓。店家先還伏事他，後來見他這般光景，夫奄們撇下屋來不知去向。進忠要口湯水也無人應，只得捱了起來，剩的幾百文錢漸漸用完了。鄰家有好善的便送些飯食與他，後來日久難繼，未免學齊人的行境。幸的天氣漸暖，衣服薄些還可捱得，只是瘡臭難聞，鄰家漸漸厭他臭味，雖討也沒得。一連餓了兩日，只是睡在地下哼。有一老者道：「你睡在這裡也無用，誰送與你吃？今日水陸寺裡施食，不如到那裡去，還可搶幾個饅饅吃。」進忠哼著道：「不認得。」老者道：「進了南門，不遠就是。」進忠餓不過，只得忍著疼捱起來，拄著竹子，一步步捱進城來。已到寺了，只見許多乞兒都在寺門前等哩。見門外已搭起高台，鋪下供養。到黃昏時，眾僧人上台行事。只見：

鐘聲杳靄，幡影飄搖。爐中焚百和名香，盤內貯諸般仙果。高持金杵誦真言，薦拔幽魂；手執銀瓶灑甘露，超升滯魄。觀世音合掌慈悲，焦面鬼張牙兇惡。合堂功德，畫陰司三途八難；達殿莊嚴，列地獄六道四生。楊柳枝頭分淨水，蓮花池裡放明燈。

直至二更後，法事將完，眾僧將米穀饅道斛尖等物，念著咒語亂拋下來，眾花子齊搶。正是力大者為強，進忠也搶到幾個饅首，捱不動，只得就在山門下睡了一夜。只聽見同宿的花子相語道：「明日泰山廟有女眷來遊玩，我們趕去。」

次日，進忠也捱著跟了來，見那泰山廟真蓋得好。只見：

金門玉殿，碧瓦朱甍。山扶秀戶，日月近雕樑。懸蝦鬚織錦龍簾，列龜背朱紅亮。廊廡下，磨磚花間縫；殿台邊，牆壁搗椒泳。帳設黃羅，供案畔，列九卿四相；扇開丹鳳，御榻前，擺玉女金童。堂堂廟貌肅威儀，赫赫神靈如在。上。

進忠同眾花子進廟，來到二門內，見一塊平坦甬道，盡是磨磚鋪的，人都擠滿了。兩邊踢球、跌搏、說書、打拳的無數人，一簇簇各自玩耍。士女們往來不絕。燒香的、閒遊的，魚貫而入。眾花子坐在前門，不敢進去，只等人出來，纔扯住了要錢。有那好善的還肯施捨，那不行的便亂罵。還有一等婦女，被纏不過，沒奈何纔舍幾文。一日到晚，會要的討六七文。進忠一者為瘡疼擠不過人，二者臉嫩不會苦求，止討得二三文，買幾個饅饅並酒，僅夠一日用。日以為常。

一日，來了個大戶家的宅眷燒香，進忠扯住求化，只見內中一個老嫗道：「可憐他本不是個花子，他是外路客人，被賊偷了，又害了病，纔得如此的。」眾女眷都也可憐他，分外多與他些錢。眾花子還來爭搶，進忠只落了二百餘文。原來這老嫗，就是那開飯店的房主人，進忠記不得他，他卻認得進忠。這進忠本是個揮灑慣了的人，就是此時也拿不住錢，二百多錢到手，一日也就完了。天晴時日日還有得討，天陰就忍餓了。

在廟中混了有兩個多月，不覺又是四月中。每年八日，大戶人家都有素食、銀錢施捨三日，眾花子便摩拳擦掌，指望吃三日飽。及到了五日，大殿上便撞鐘播鼓，啟建羅天大醮道場。怎見得那道場齊整？但見：

凌虛高殿，福地真堂。巍巍壯若蕊珠宮，隱隱清如瑤島界。幡幢日暖走龍蛇，簫管風微來鳳鸞。傳符咒水，天風吹下步虛聲；禮頭拜章，鸞背忽來環佩響。香煙拂拂，仙樂泠泠。碧藉蟠桃，五老三皇臨法會；交梨火棗，木公金母降雲車。寫微忱，表白高宣；答丹誠，清詞上奏。海福山齡，願祝元君無量壽；時清物阜，祈求下土有長春。

午齋後，眾信善整擔的挑了米飯等進來，各家堆在一處，將上等的供給道士，也有鞋襪的，也有銀錢的，也有布匹、手巾、扇子的不等。每人一分，俱有鹹食湯飯饅饅。兩廊下行腳的眾僧道並各齋公，俱齋齋並瀾錢五文。其次分散眾乞丐，每人米飯一碗，饅首四個，鹹食湯一碗，錢五文。起初還是捱次給散，後來眾乞兒便來亂搶，齋公們惱了，都丟在地下，聽他們亂搶。那有力的便搶幾分去，無力者一分也無。進忠擠不上去，只搶了一個饅首。眾人把白米飯搶得滿地，都攢在西廊下吃。那搶得多的便揚揚得意，見進忠沒得吃，反嘲罵他不長進。進忠忍著餓，望著他們吃。

眾人正在喧嚷，只見從大殿上搖搖擺擺，走下個少年道士來，到西廊下過。那道士生得甚是清秀，只見他：

頭戴星冠，身披鶴氅。頭戴星冠金晃耀，身披鶴氅彩霞飄。腳踏雲頭履，腰束緊身縑。面如滿月多聰俊，好似蓬萊仙客嬌。

那道士法名元朗，俗家姓陳，年方二□，生得□分聰俊，經典法事，件件皆精，乃道官心愛的首徒。其人平生極好施捨，他一頭走一頭看眾花子搶食，及走到進忠面前，見他蹲著哼，沒得吃，便問道：「他們都吃，你為何不吃？」進忠道：「我沒有得，不能搶。」眾花子道：「他是個公子花子，大模大樣的要人送與他吃哩！」又一個道：「他是個秀纔花子，妝斯文腔哩！」元朗將他

上下看了一會，道：「你隨我來。」進忠慢慢撐起，捱著疼跟到他房門首來。元朗開了門，取出四個饅頭、一碗素菜，又把一碗熱茶與他，道：「可夠麼？若不夠，再與你些。」進忠道：「多謝師父，夠得狠了。」元朗道：「你吃完了再出去，不要被他們又搶了去。」又向袖中取出兩包褌錢來與他，竟上殿去了。進忠吃那饅頭素菜，與賞花子的迥不相同。進忠吃畢出來，仍舊蹲在廊上。

幾日醮事完了，天氣漸熱，燒香的並遊人都稀少了，又無處討，眾乞兒是走得的都去了，只剩他們這疲癯殘疾者，還睡在廊下，臭味難聞。道士求捕廳出示，著地方驅逐這起人動身。元朗便只叫進忠到後面一間空屋裡睡，又把一條布褲子與他。天晴出去求乞，天陰便是元朗養他，這也是前生的緣法。進忠求乞無已，他也並不厭他；若進忠不去，務必畝東西與他吃。

一日天陰，正值元朗外出，進忠來尋他，走到房門前，見門鎖了，便望外走，卻卻遇見老道士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？來做甚麼的？」進忠道：「尋陳師父的。」老道士道：「胡說！你是來偷東西的。」進忠道：「老爺，青天白日，何敢做賊？你看我這般形狀，可是個做賊的。」老道士大怒道：「你還胡說！」走上前一腳把進忠踢了，滾到陽溝裡，老道士恨恨而去。正是：

纔沾膏雨滋芳草，又遇嚴霜打落花。

畢竟不知進忠滾入溝內性命如何？且聽下回分解。